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三十四回 藥石無功挹香舊地府 塵緣未斷月老賜仙丹

話說挹香被鬼卒扯了行走了一回，遠遠望見宮殿巍然，及至近前，見一座牌坊，上寫「生死關頭」四個大字。行至殿上，見居中端坐一位垂旒王者，兩旁馬面牛頭，果然威靈顯赫。鬼卒帶了挹香上殿繳差道：「長洲金挹香勾到了。」那王者便怒道：「為何逾限而至？」吩咐階下看杖伺候。挹香見鬼卒要受責了，曾許為說情的，連忙趨步上前，打了一恭道：「因我家事未了，是我叫他等了幾天，以致逾期而至。伏望不要責他。」冥君見挹香一介儒流，謙謙有禮，便問道：「你是常州府金益鄉麼？」挹香又打一拱道：「我乃蘇州府長洲縣金挹香，非常州府金益鄉也。」

冥君聽了，便喚鬼卒問道：「金益鄉你從那裡勾來的？」鬼卒稟道：「奉差往蘇州長洲縣，查明土地，然後勾來的。」冥君拍案大怒道：「叫你常州府去勾金益鄉，為何往長洲縣勾了這金挹香來？」鬼卒聽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叩頭如搗蒜一般，伏地哀求。

冥君便判官細查生死簿。不一時來回復道：「金挹香乃月老祠金童，因為與玉女思凡，故上帝怒謫下界，壽元尚久。」冥君又問道：「如此可能還陽的了。」判官奏道：「人死一天，脾肺已潰，不能還陽的了。」冥君聽了，□分大怒，命便將二鬼卒重責一百板，革去差役，罰入地獄。復修成一札，另差兩個鬼卒，送挹香到月老祠去，候吳大仙定奪。

挹香至此方知被鬼卒誤勾，便拜別了冥君，隨了鬼卒而行。心裡想道：「我被鬼卒誤勾至此，如今送我到吳大仙處，不知可能重回故里再見父母妻孥的了？」

一面想，一面隨了鬼卒而行，早到奈何橋畔。挹香望見，訝道：「陽世傳說奈何橋峻險非凡，至此方知不謬。」便問道：「我們可要橋上走的？」鬼卒道：「凶男惡婦方走此橋。我們另有路走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，待我去看。」便同鬼卒往橋邊一望，只見下邊血浪滔滔，許多婦女在著河中隨波逐浪的求救。挹香看了倒有些不忍，便問道：「陰間為什麼用此極刑？」鬼卒道：「這是他自作自受，你也不要去憐他。」挹香道：「這些婦人犯著何罪，至受此苦？」鬼卒道：「有的忤逆翁姑，有的欺凌夫婿，有的桑間濮上觸怒神祇，有的以污穢之物褻瀆三光，死後多要入此池中受苦。」挹香聽了這一番話，□分嗟歎，也不要看了，又隨鬼卒而行。

至一頂仙橋，卻是□分開闊，見居中一亭，有許多人在那邊。挹香近前一看，見眾人擁著一個女子，在那裡洗剝衣服，頃刻身上剝得赤條條一無所有。挹香見了，忽然大怒道：「陰間如此無禮的，為何好端端將人家女子剝得如此地位？」鬼卒道：「此名剝衣亭。凡婦人陽間不孝父母，都要剝下衣服，令他改頭換面，去為畜類。」鬼卒一面說時，見那女子扒在地上，一鬼將一張羔羊皮替他披上，俄頃人頭畜體，啼哭哀哀。又一鬼將一個鐵鑄羊面印子往那女子面上一印，只聽得幾聲羊叫，面目已非。挹香看了嗟歎了一回，怪他陽間為什麼如此行為，以致陰司受苦。

俄而，又至六道輪回之所。見也有的紫袍紗帽，也有的甲冑戎裝，又有全身縞素的婦人。挹香看罷，不覺淒然淚下，想道：「我家中五位美人，可憐他寡鵠孤鸞，形單影只，與他們無異。」又見許多鰥獨之人子子無依，許多黃口小兒呱呱啼泣。挹香歎道：「鰥寡孤獨，怪不得文王發政施仁，而先以窮民為急務也。」又見一處聚虎豹豬羊，一處聚電鼉蚊龍，又一處都是雞鵝鳥雀，又一處卻是蚊蚋蛆蠅，胎濕卵化佈滿其中。

挹香看罷，□分警畏。鬼卒道：「不要看了，且去請了吳大仙定奪，或往陽間，或居陰府，依舊要由此經過的，再來遊玩罷。」說著扯了挹香，一路而行。

也不知走了許多崎嶇險路，過了許多峻嶺荒山，方到一個所在，清涼悅目，異草名花，非是塵沙拂面、慘雨淒風之境了。挹香諦視之，覺似曾經過一般，又隨之行不數里，見屋舍儼然，近前視之，卻像一所廟宇的式子。挹香入廟，見匾上書「有女如雲」四個大字，驀然驚訝道：「我記得陽間曾經夢游此境，為什麼如今又到這裡來了？」問道：「這可是月老祠麼？」鬼卒點頭稱是。

正說間，忽見一個垂髫童子出來，對挹香一看，便說道：「故人無恙，可還認識五年前的童子否？」挹香連忙一揖道：「久闊多年，時深企念，有什麼不認得？如今我被鬼卒誤勾，冥君以我陽壽未終，不能回陽，所以特來此地，求院主裁奪的。」說罷，叫鬼卒將冥君信札呈與童子。童子道：「今日幸院主在著，你們等一等，待我去通報。」挹香大喜，欲往幾處去看看美人，恐遭院主呵責，不敢擅自行動。

未片刻，童子出道：「院主傳見。」挹香即隨童子行過了許多仙境，覺都認識的。直至走了一回，方才不熟。不一時又至一個所在，上書「清虛中院」。童子導之入，挹香側目而視，見中間坐著一位老者，童顏鶴髮，道貌清奇。兩旁立著許多使者，甚是威赫。挹香便兢兢上前道：「弟子金挹香叩見。」說著便雙膝跪下，又說道：「金某幼採芹香，得邀鶚薦。在家侍奉椿萱，怡顏繞膝。不料昨日被鬼卒誤勾，冥君因我陽壽未終，送我至此。欲求院主裁奪，恩放我金某還陽，家庭重敘，恩德難忘。」院主聽罷，命使者冊上查來。頃刻間冊子查明，呈與院主。院主便問道：「你家中共有幾人？」挹香心中想道：「你也不必查了，你的冊子我五年前早已偷覷，『三□六宮春一色，愛卿卿愛最相憐。』背都背得出了。」便答道：「弟子家有二親，一妻四妾，正室鈕氏。」

院主又問道：「餘外認識幾人？」挹香道：「本來有三□六人認識。如今娶了四位，又分別了一位，現剩三□一個人了。」

院主聽了道：「不錯。你本是我座下的金童，因與玉女思凡，故謫向凡間，尚有數□年塵緣未盡。雖則凡胎已潰，我當賜汝仙丹，尚可回世。」

挹香聽了，□分歡喜，便口稱舊主，拜謝下一番。院主便命僮兒往丹爐中取了一顆「梅花起死返魂丹」。與挹香吃了。囑道：「凡事正身立德，日後好重登仙界。不要作福行驕，致遭地獄之苦。只此數言，牢牢記著。你可同鬼卒仙童一同去罷。」

挹香連忙叩謝，隨了童子來尋鬼卒。因吃了那粒仙丹，覺得精神強壯，步履輕鬆，心中快活可以還陽，便問童子道：「此時有什麼時候了？」童子道：「將及巳牌。」挹香道：「時候尚早，且去遊玩片刻，這裡是難得來的。」於是扯了一童一卒，遍歷名山，所見者盡是奇花瑤草，所聞者盡是虎嘯龍吟。

清游良久，挹香道：「我們可要再到冥間，然後還陽？」鬼卒道：「這是必須要的。你雖奉吳大仙命，必須要轉輪王處稟過，然後好回陽世。」挹香道：「去是不妨，倒是崎嶇難涉。」仙童道：「這倒不消慮得。你合著眼，我來助你。」挹香大喜，遂合了眼，頃刻風濤聲耳邊澎湃，此身飄蕩如飛。俄而聲息，童子道：「如今不妨啟目。」挹香睜眼一看，依舊陰風慘慘，鬼哭神號，仍至黃泉路上了。大喜道：「如此之速，怪不道仙家有趣。」

行至一個宮殿，見上書「賞善罰惡」四個金字。入門又有一豎額，曰「□殿轉輪王」。兩旁接著一副楹聯道：

在陰司中惟有惡人受苦，到陽間去做些好事為宜。

進殿見居中坐著一位冥君，□分嚴肅，判官小鬼站立兩旁。廊下又有楹聯道：

你來了麼惡事幾端須直說，

我秉公者善人此地不輕虧。

看罷點頭暗記。又見冥君在那裡判發投生之案，一件件的批發。又見批到一情案，一男一女都是嬰孩，男者發投杭州沈氏為子，女者發投湖州李氏為女，日後卻有一番情案。那一對嬰孩便謝了恩，兩個人勾了頸兒，一路上喃喃的說話，兩小無猜，居然情種。挹香倒不覺好笑起來。

見他們去了，冥君案也判完，鬼卒上前稟明還陽之事，冥君批准。鬼卒又同挹香各處遊玩不表。

卻說陽間金宅已弄得哭聲震天，悲呼搶地。連那婢媪丫頭、管家僕等都是一齊灑淚。蓋金大少爺平日御下有恩，□分循理，如

今歿了，無一個下人不惋惜，無一個下人不垂淚。鐵山夫婦與愛卿等更加悲切。到了明日，一樣照長子之禮成喪。頃刻間府縣各官都來祭弔，蓋一榜秋魁，官紳們盡皆敬重。其時孝幃中一妻四妾，嬌滴滴大放悲聲。旁人亦為之淒惋。正所謂。

萬斛愁腸萬斛淚，一聲夫主一聲天。

到了辰牌時候，忽報三□一位美人都來弔祭，愛卿接入孝幃，一同伴屍痛哭。

要知怎樣還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